

常德路文人旧事(下)

◆ 朱少伟

可以说,张爱玲在常德公寓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,她从1943年夏起,没用太长时间就迅速走红,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。至1947年,她又随姑姑搬入卡尔登公寓(后来改名长江公寓,今黄河路65号),直至1952年夏赴海外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她在美国洛杉矶写的最后一部作品《小团圆》中,仍情不自禁地糅入了不少昔日寓居常德公寓时的旧事。

嘉禾里 郁达夫度过一段清苦而安逸的时光

常德路81弄(嘉禾里)1476号和1442号,是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都达夫在沪旧居。这里的一幢幢两层房屋是犹太人哈同出资造的,前弄为东洋式住宅,无天井;后弄为石库门房屋,有天井,多建“三层阁”和“老虎窗”。

1922年7月中旬,郁达夫结束在日本的多年留学生涯,从神户搭船回国。在沪落脚期间,他回首以往经历,深感生活的艰辛,便更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,并把这融入自己的作品。1927年1月14日,郁达夫在朋友家中邂逅“明眸如水,一泓秋波”的王映霞,便希望“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”。王映霞的芳心逐渐被郁达夫的热情和才华所打动,但她明确提出想要同自己结合,他必须先与目前的妻子孙荪离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,他们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,遂于6月订婚;翌年2月,两人在杭州举行婚礼,柳亚子誉之为“富春江上神仙侣”。接着,夫妇俩在沪租下嘉禾里1476号。

那时,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,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,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,每月租金八元;使用面积也不大,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



■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有轨电车

线比较充足,从亭子间南窗望出去是静安公墓(今静安公园),一座座坟上的大理石“安琪儿”都看得挺清楚。尽管家里的木器均是从店里租来的,连电灯都未安装,但这里仍是个温馨的地方,夫妇俩没把住址告诉友人,因而无亲友来打扰;在房间里坐得闷的时候,他们就一起谈过去、谈未来,再谈尚未出世的小生命。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借住在嘉禾里1442号,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,每月租金十二元;因互相住得近,她一日三餐都在娘家吃。

王映霞的母亲后来搬走,郁达夫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,一直住到离开上海。王映霞初为人妻,一点家务都不会做,煮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、放多少水,烧菜不知道该放多少油、多少盐,常出洋相;往往在王映霞正手忙脚乱之际,郁达夫可能恰好写

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诗句,他会跑到灶间里来把妻子拉上楼,让她先看一遍、读一遍,这样一顿饭常要做两三个小时。于是,郁达夫提出:要学会烧好吃的菜,就得先出学费;他带着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去品尝了几天,把一个月的稿费全用光,她仍没学会烹调。王映霞并不气馁,她通过反复实践终于慢慢地学会烧菜,而且学会了缝纫、洗衣等。

傍晚时分,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,到树下散步。在极司斐尔路(今万航渡路)和愚园路,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揽生意,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,手牵着手,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,真是别有情趣;回到家里,两人往往仍很兴奋。王映霞的《我与郁达夫》提及:“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,觉得已经再也不想说什么别的愿望了。在散步散得有一点疲倦的时候,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。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,气候算着我们的寒暑表。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,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。”可以说,他们在这里是清苦而安逸的。

然而,郁达夫在寓居嘉禾里的近五年中,并未只顾小家,在坚持创作的同时,曾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加入宋庆龄等领导的国民保障同盟,出席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成立大会;另外,他还在1932年2月4日,与鲁迅、茅盾等联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,谴责侵沪日军发动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。

当年,嘉禾里住着教师、店

员、司机、售票员、小贩、黄包车夫等,显得较杂乱。1933年4月,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杭州。而嘉禾里在风雨中度过七十多个春秋后,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,于2002年被列入拆迁计划,不久就被夷为平地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

“静安寺车栈” 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

常德路80号,曾为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所设“静安寺车栈”。这里可算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。

1905年10月,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英商布鲁斯·庇波公司签订合同,给予电车经营权三十五年;翌年3月,经营权转让给英商上海电车公司,其法定资本为七十万英镑,开办实际资本为三十二万英镑。1906年4月,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动工铺设电车轨道;接着,又在常德路(今常德路)购地十二亩兴建“静安寺车栈”,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一座(面积近六千五百平方米),还有票务结账间、车务间、打铁间等。

1908年3月5日,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,从静安寺出发,经过愚园路、赫德路(今常德路)、爱文义路(今北京西路)、卡德路(今石门二路)、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、南京路(今南京东路)向东行驶,到外滩向南,抵上海总会(今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),全程逾六公里,车厢分头等、二等。1914年11月15日,上海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通车,行驶于郑家木桥(今延安东路、福建中路口)和老闸桥(今福建路桥)之

间,全程逾一公里,设两个站,车厢也分头等、二等。到1936年底,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资本增至六十余万英镑,已拥有有轨电车、无轨电车各百余辆,共开通线路二十条。

昔日,张爱玲所住的常德公寓“静安寺车栈”不远,她有时会伫立阳台看电车,她写于1943年的散文《公寓生活记趣》说:“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,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。‘电车回家’这句话子仿佛不很合适——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,而‘回家’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。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吗?一辆衔接一辆,像排了队的小孩,嘈杂,叫嚣,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:‘克林,克赖,克赖,克赖!’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,是快上床的孩子,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。车里灯点得雪亮。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。有时候,电车全进了厂了,单剩下一辆,神秘地,像被遗弃了似的,停在街心。从上面望下去,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。”阅读着这段生动描述,能让人犹如身临其境。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随即被侵沪日军控制;抗战胜利后,仍由英商经营,但线路缩减为十三条。上海解放后,英商无心经营,致使亏损严重。1952年11月,该企业被征用,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;1957年6月,汽车、电车企业全部归并于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。

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4年第10期

坚不可摧

——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

秦忻怡

30.战争结束了

和奉天空降行动同时行动的还有其他5个小组,行动地点分别是潍县、哈尔滨、北京、上海、海南岛。

抵达奉天的海尔·利思一行6人,向日本人解释战争结束了,可他们不信。6个人终被拒降的日本人蒙上双眼,带到了战俘集中营见他们的宪兵队长。利思抵达奉天的当天晚上,已经消除了俘虏身份,被安排在大和旅馆休息。这个大和旅馆是有来头的。从1909年至1937年,日本在东北共建了5座大和旅馆,第一座在大连,其他四座分别在旅顺、长春、哈尔滨和奉天。1931年10月,日本关东军首脑在大和旅馆聚会,密谋成立了伪满洲国。

与此同时,盟军派人来营救的消息,像长了腿一样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了战俘集中营。8月16日当天晚上,战俘集中营里炸开了锅。战争结束的传言成了热门话题,为此战俘们还打了很多赌。许多军官战俘一夜未睡,有人打牌,有人看书,有人在聊天。日本兵破天荒地没有上刺刀,没有人像往常那样命令战俘们熄灯睡觉,没有因为战俘们在规定时间内吸烟,或在远离烟灰盒的地方吸烟而打人。

“我们太激动,太兴奋了,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睡眠。我们谈论这几个美国军人的军装、枪,自己什么时候回家,怎么回家……话题太多了。上帝,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这样无所顾虑,畅所欲言。人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。”奥利弗·艾伦回忆说。

有的战俘发觉狭小的宿舍已容纳不下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跑到操场上,自由自在地笑着,走着,拥抱着。虽然有日本兵看到他们,但只是在一边默默地看着,什么也没说,什么也没做。

17日一早,小乔治·帕克将军、英国马尔特比将军和荷兰的将军被叫到战俘集中营办公室。帕克少将进司令办公室之前敲了敲门,进门后向日本官兵鞠了一躬。海尔·利思看到,帕克将军的身体非常消瘦,很明显的营养不良,但是他人十分振作。



利思告诉他,战争结束了,不用再鞠躬了。

此情此景,不仅利思记忆犹新,每一个战俘都记忆犹新。罗伊·韦弗依然记得,当时一辆日本人驾驶的卡车开进了战俘集中营,上面坐着6个全副武装的美国空降兵。韦弗他们都懵了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更不敢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利思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自由的美国人。

但当利思走出办公室,对着战俘们说那句话“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,战争结束了,我们赢了!”时,战俘集中营一下子沸腾了。一时间,喊声,欢呼声,叫声,震耳欲聋。

战俘们再也用不着掩饰感情了,几百个人拥抱着一起欢呼雀跃,围着营地跳啊蹦啊!有的战俘对着天空,发出撕心的呐喊,脸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三年了!准确地说是三年零四个月了!一切都结束了!所有的苦难终于结束了。战俘们长时间以来一直祈祷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他们感谢上帝,仍然能活着,熬过那段恐怖时期。

虽然没有纪律约束了,但也没有人试图逃离,没有人去顾及日本人。

随后从办公室出来的帕克少将说:“日本仍然暂时掌管战俘集中营,苏联人几天内就到达,战争正式结束!正式结束!我们不久都会回家。大度些对日本人。记住,我们赢了!”

战俘们一片欢呼声后,帕克将军接着说:“温赖特将军还在西安,拉马尔少将和利思士官去西安的第二战俘集中营把将军接回奉天,然后过几天运输机会空投食品、武器和衣物。祝大家好运。感谢上帝。”

18日,扩音器里通知全体战俘到操场集合,举行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受降仪式。在操场的讲台上,日军上校井户向帕克将军交出了战刀。

帕克将军宣布:“我们现在自由了。”他接过了战俘集中营的指挥权,接管了营房仓库的钥匙,行使战俘集中营行政管理职责。他和比勃将军一起制订了计划,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,设置了完整的战俘集中营机构,选出了管理战俘集中营的全部工作人员,战俘集中营新的体系已经确定。与此同时,战俘们得到命令,不许任何人对日本兵进行报复,否则按军法论处。

17.居然是老爸的电话

用完“晚宴”,已经九点多了,老妈送熊晓科回到寝室。熊晓科心里装了很多感想,恨不得马上奔回家,打开电脑,继续写她的校园小说。可惜,心在家中,身在寝室,她只好拿出小小的笔记本,让各种妙想和灵感,融化成墨汁,流淌到牛皮纸上。突然,墨迹被手机铃声截断了。居然是老爸的电话。老爸常驻香港,是对冲基金的经理。熊晓科住校的日子,老妈、老爸还有外婆都会轮流打电话,让她“报平安”。熊晓科最喜欢外婆的电话,外婆总是说,她准备了哪些好吃的,等熊晓科周末回家吃。而老爸的电话,频率比较低,基本都是他已和老妈、姑妈通过电话,针对她们报告的情况,给熊晓科提些建议。父女俩极少谈论学校的趣事,熊晓科觉得老爸是高端的忙人,这种小女生校园生活的琐碎细节,他肯定不耐烦听。

果然,老爸又是跟她谈人生规划。他说:“我听说你,你们大学部马上要搞一个‘预科班’的招生考试,有文科、理科、商科和医科,等于让你们高二学生提前选专业大类的。爸爸觉得,以你的智商和基础,想想哪个方向,都不错问题。不过你想想好,你准备读哪个专业?”熊晓科早就从表姐乐乐那里听说过这个考试,不过她忙着准备SAT考试,还要应付学校的功课和课外活动,就没怎么关心桑实大学的专业。她只好说:“我还是倾向于出国……不过听学长和学姐说,桑实大学的文科是鼎鼎有名的,中文系、历史系、文博系,还有外文学院,都是国内顶尖的。”

熊晓科自以为很高明,没有明说喜欢文科。但老爸是什么人,他对数据都敏感得很,智利地震了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铜的期货价格会持续走高。这样的人,还能听不出女儿的话外之音?他严肃地说:“爸爸觉得,你不要读文科为好。你这样的脑子,读文科太浪费了。你知道国内外都是什么人读文科吗?就是数学不行的那些人。”熊晓科只好试探性地问,读经济、管理类怎么样?老爸又说:“管理不要考虑,主要教你怎么做prezi(演示文稿),怎么networking(社交活动)。经济、金融的话,本科也教不了什么。我觉得你最好读数学系,

矢车菊色的心情

戴紫泉

再修点经济和金融专业的课,像微观经济学、宏观经济学、计量经济学、会计学、投资学和衍生品,等等。这样,你大学毕业后,想工作、想读研究生,都很有竞争力。或者读物理也不错,衍生品定价里面,很多方法都来自物理,比如你们学过的布朗运动,就随处可见。”老爸语气挺严苛,像是在给她洗脑。

熊晓科从小有过很多职业梦想,比如和王雁之在同一辆公交车上工作,他开车,她卖票。也比如,去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,挖掘古迹,研究文物。空闲时间,写一本以唐代西域为背景的爱情小说,里面有描眉毛用的奥斯曼草、染成绿色的象牙小梳子。再者,做钢琴家也不错,全世界飞来飞去演奏。熊晓科这些粉红色的梦幻泡泡,老爸都能一语戳破。考古,熊晓科娇生惯养,绝对吃不起那份苦。而且,吃这碗饭,注定要和很多恶心、腐朽的东西打交道。钢琴家的话,熊晓科的手太小,耳聪目明也难成大器。研究历史、文化,更是不适合女孩子。在国外,很多历史系博士要读个12年才能毕业。老爸又补充了一句:“正因为你是熊晓科,所以要做得更好。”才挂断了电话。

听了老爸的话,熊晓科睡意全无,用微信骚扰好友康素沁,问她将来的规划。康素沁很快回复了:“我目前的最高理想,就是进美国常春藤名校读生物。以后还没想过呢,我妈没有说。”熊晓科明白了,为什么所谓社会精英的孩子是由父母画好了蓝图,每一笔该怎么画,都细致入微。十六七岁,应该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年龄。可以有远大理想,不必为夸下海口而羞愧。即便没有长远打算,就想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,也无可厚非。最怕的,就是像做 fractions 一样地过日子,每天苟苟营营地积累“踏步”,收集成功的筹码。

思来想去,还是“小磕”这样的灰布熊最开心,来她家已经十来年了,整天软绵绵地往那儿一躺,什么都不用操心。熊晓科烦恼的时候,会想着“小磕”乌溜溜的圆眼睛,希望这只小小的灰布熊在身边呀。这样,她就能把小磕挪到枕头上,把脑袋搁在小家伙柔软的臂弯里,安心安心地进入梦乡。

再修点经济和金融专业的课,像微观经济学、宏观经济学、计量经济学、会计学、投资学和衍生品,等等。这样,你大学毕业后,想工作、想读研究生,都很有竞争力。或者读物理也不错,衍生品定价里面,很多方法都来自物理,比如你们学过的布朗运动,就随处可见。”老爸语气挺严苛,像是在给她洗脑。

熊晓科从小有过很多职业梦想,比如和王雁之在同一辆公交车上工作,他开车,她卖票。也比如,去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,挖掘古迹,研究文物。空闲时间,写一本以唐代西域为背景的爱情小说,里面有描眉毛用的奥斯曼草、染成绿色的象牙小梳子。再者,做钢琴家也不错,全世界飞来飞去演奏。熊晓科这些粉红色的梦幻泡泡,老爸都能一语戳破。考古,熊晓科娇生惯养,绝对吃不起那份苦。而且,吃这碗饭,注定要和很多恶心、腐朽的东西打交道。钢琴家的话,熊晓科的手太小,耳聪目明也难成大器。研究历史、文化,更是不适合女孩子。在国外,很多历史系博士要读个12年才能毕业。老爸又补充了一句:“正因为你是熊晓科,所以要做得更好。”才挂断了电话。

听了老爸的话,熊晓科睡意全无,用微信骚扰好友康素沁,问她将来的规划。康素沁很快回复了:“我目前的最高理想,就是进美国常春藤名校读生物。以后还没想过呢,我妈没有说。”熊晓科明白了,为什么所谓社会精英的孩子是由父母画好了蓝图,每一笔该怎么画,都细致入微。十六七岁,应该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年龄。可以有远大理想,不必为夸下海口而羞愧。即便没有长远打算,就想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,也无可厚非。最怕的,就是像做 fractions 一样地过日子,每天苟苟营营地积累“踏步”,收集成功的筹码。

思来想去,还是“小磕”这样的灰布熊最开心,来她家已经十来年了,整天软绵绵地往那儿一躺,什么都不用操心。熊晓科烦恼的时候,会想着“小磕”乌溜溜的圆眼睛,希望这只小小的灰布熊在身边呀。这样,她就能把小磕挪到枕头上,把脑袋搁在小家伙柔软的臂弯里,安心安心地进入梦乡。